

芳英谱

沧桑三部曲之二

石果 著

重庆出版社



责任编辑 杨本泉
封面设计 吴庆渝
技术设计 寇小平

石果 著

芳英谱——沧桑三部曲之二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印制一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 19 插页 2 字数 393 千
1990年 8 月第一版 1990年 8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600

*

ISBN 7-5366-1324-5/I·236

定价：6.00元

内 容 简 介

这是作者长篇系列小说《沧桑三部曲》的第二部。

(第一部《拂晓时节》写地下党游击活动与解放初期的剿匪反霸斗争，已由我社出版。)小说以黔北山区小镇黎阳屯的土改运动为经，以当地各阶层人物的生活与思想感情变化为纬，以地下党员徐宛如、革命的猎户女儿凌云等青年男女的命运为主线，真实地展示了西南地区解放初期农村在党领导下进行重大社会改革的风貌。

《芳英谱》细腻地刻画了土改中一批青年男女干部在斗争中的成长，以及她们的爱情纠葛与思考。金清芬与龙家贵，欧阳翠与魏若然，丁淡儿与金海云，文缀珠与丁化雨等几对青年男女的恋爱与婚姻的描绘，性格鲜明，各具情趣，引人入胜。

天池岭被解放军打下了。黎阳屯集贤客栈新植三婶失陷在那雷家大黑窝里的女儿金清芬，终于回来了。从山下逃上山去那一窝豺狼虎豹，听说，大多都已被打死或捉住，看来这世道是变定了。头顶的天空一下子高朗起去。新植三婶于是想请请客，谢谢街对面新政府的地方当事人和有关的亲朋。

清芬回家，新植三婶拉着她大哭一场，把自己撕扯了一阵，又怎起怎落地诉说了半天。出她意外，清芬没哭，也没抱怨，也不细谈她在天池岭这些时日的经过。最后她只说：

“妈妈，算了吧，我活出来了。后悔药有啥用？我只说一句，今后我的事由我自家作主。”

“要得要得，该那样。十磨九难，你已经不是小女娃了。”

“是的，我成人啦。”

新植三婶虽然眼尖，由于屋子里光线不好，她并没看到女儿眼角里噙有两点水珠儿。

清芬的精神似乎恢复得很快。她睡了半天，洗了半天衣服，往下就收拾屋子。她不再上那小楼了。挑了小天井侧首一个小客房间，便叫那她妈妈抱养来的、由黎小元改名金清明的弟弟给她当助手，在那里碰天磕地、泼汤洒水地下起功夫来。除了吃饭，就有落店客人或亲戚邻舍前来探看，她也不大停手。到得她回家的第三天下午，她母亲把家里残存下

来最好的被褥枕席之类给她铺陈在床上，挂上门帘，她就正式搬进了屋子。

这天夜里，新植三婶便来女儿房里提出请客的问题。

清芬问道：“你想请哪些人，妈妈？想搞多大个排场？”

“排场大了费劲，也请不起。我想，大凡在你落难时候给我家尽过心帮过忙的，都请请，表示个意思。像你飞表姐家两老幼，像当了区长的徐嬢嬢，还有庙上那个文嬢嬢，像坡老爷爷家两哥弟，像你如松大叔和海儿哥……”

清芬拿着支铅笔在一张纸上随手号动。新植三婶以为她在记那些名字，讲的十分认真。然而她忽地停嘴，来了个反问：“有个人我拿不定主意。你看呢，芬儿，就是……就是你那贵四哥……”

“什么‘我那贵四哥’？”清芬手下的笔尖转个半圈，拖下去，打了一点。

“你从早就把龙家贵喊做贵四哥嘛，妈又没诬赖你。”

“好啦好啦，贵四哥就贵四哥。那有啥难办的？帮过忙的都请……”

“这个……我是说……”新植三婶嗫嚅着，一对眼睛打量着女儿那确实更显得成熟了的脸相。但那脸上却是副淡焉漠然的神色，使她不得不加重语气，“我是说哇，小芬。我不是说不请贵四哥。我是想，怕要单独请请他才合适……”

“不用。”两个字轻得像风吹丝弦。

“那就多请个，请飞表姐给你陪客。”

“是咋个的呀，妈？我不懂。”清芬扬起那对黑亮亮的眼睛，满眼疑问符号。

新植三婶给女儿详述了那次读她从天池岭写回来那两封信的经过。这回清芬听得很专心。听完后，她把铅笔往桌上一丢，眼睛斜了斜，“我就算得准……”

小天井里有客人走动。新植三婶干脆把房门关上，话也更加细声：“你算的啥嘛，芬儿？我也不懂。你那信，飞表姐后来给我说，无非是你怕回不来。要真就是那……刻今你不是回来了？”她见着女儿脸上又是那毫不在意的神色，急着把话一沉：“给你说件事，清芬。你落了难，人家还写诗哭你……”

“哦！”清芬又回一下神。

“听魏秘书——就是场背菜园子那魏若然，他说，家贵诗头那些话不健康。我心想，人一哭就伤心，哪有健康的？只要真情实意……”

“嗨！”清芬一击桌子。“他写些啥鬼话？咋又叫魏若然看见了？人家落难不说，还要故意破坏人家名誉？”

“不不，你不要错怪人。那诗是他藏在你楼上抄什么地下文告时写的。放在那里，我也不知情。解放黎阳屯，金如楠放火。火到隔壁黄师傅家啦。我不在家。魏若然们那阵和解放军一路来，跟着救火，是那样上楼捡着那东西的。人家魏秘书也是好心。我回家，他就悄悄给了我，说外人见着不好。叫我也不要给家贵讲……”

“在呀，诗？”清芬伸开手。

这时杂工老王在天井喊说有客人落店。新植三婶从身上摸出个小布卷儿递给清芬，便出去了。布卷上还用根红线绕缠几转拴捆着，像包的什么宝贝。清芬把它打开，一张又黄又

皱的字纸在灯下展开来。在那写画得乌七八糟的纸面上，靠边一小幅有几行字迹比较恭正，一看，真是两首诗：

诗名叫《无题》(集句)——

之一是：昨日紫姑神去矣，
他生未卜此生休！
丈夫不作女儿别，
欲采蘋花不自由。

之二是：流水带花穿巷陌，
孤灯引梦记朦胧。
觉来泪滴湘江水，
何处西南待好风？

能写点白话诗文的清芬虽不大懂文言，却也还琢磨出点意思。“紫姑神”是什么神，不管！总而言之是说心上的人儿出了事，被人抢走了。第二句吗，生离死别。以下，丈夫……儿女，不自由，无可奈何！……到得“觉来泪滴湘江水”，那不就是“哭”了吗？不，几句联起来，该是离别后梦里会面，醒来落泪，慨叹得不着个消息，或是得不着个真正会面的好日子。“是这样吗？真是这样的意思吗？……”清芬迷惘地问着自己。

过会，新植三婶又进屋来了。清芬便说：“妈妈，你那客慢忙请要得不？一来，飞表姐大元哥们都还没收兵回来。再说，妈，你看，”她指着自已额颅，“我怕要害病……”

新植三婶反起手背在女儿额上试试：“啊呀，汤烧火热！”

她喊了两声“清明儿”，没见应；回身便走，刚走到门帘边又回来。“清芬，你总是在路上着凉了。不怕，那边屋有药……我给你讲，刚才我去安顿客位，你贵四哥就来啦。他要过来。我说你这房间在天井边，讲话不便，还是我屋里好。他就在那里……走吧，要不要我牵你？”

实则，龙家贵这已是第三次来访。前天下午来，清芬在补瞌睡。他说声“让她睡睡”就走了。今早上来，清芬又在糊壁头。他说“那不打扰她，等她空了再来吧。”新植三婶也愿他等下再来，因为她实在对女儿的心意还不摸底。正因这样，她连家贵来过的话也没告诉清芬。

黎阳屯情况好转，新植三婶逐渐恢复了她的精明干练。在给清明儿立约改姓名那天，出抱儿子的黎顺堂来又补了她一些见识。除了承顶宗支的清明儿那个“重点”上的种种，关于还陷身天池的女儿清芬：第一，他们肯定她十之八九能够回来；第二，“有女选高门”，在从前，像断石桥龙家那种人家，实在上不了线；如今，共产党把这人间搞了个“颠倒颠”，工农人户就是高门；况且还有第三，那子弟一解放就当干部。“干部”，旧政府叫“公务员”，上去一点就是“官”。你黎丽玉要有那么个女婿，清明儿有那么个姐夫，将来的好处还用说吗？……新植三婶还向区长徐宛如打听，人民政府真的不赞成婚姻包办。那么，龙家贵和舒小秋那婚约的解除就不成问题。在大城市闯荡过的黎丽玉；摆脱掉这些地方什么世族旧家的古老规矩，对“恋爱”那个字眼并不大惊小怪。恋爱结婚，冠冕堂皇。问题……问题倒在主角想改“唱本”，清芬给家贵来过那封说什么“就这了了”的信。

她希望写那信的原因真如那飞表姐所说；还希望那热情的飞表姐能帮着推一把。

清芬回来了。从精神情绪上看，并不坏；从体型、言语、见识等等上看，确已接近成人。就是对她那点儿心事，直到这时候，她这当母亲的还捉摸不准。“她飞表姐不在，但愿那几句宝贝诗能起点作用吧。”新植三婶带着这点良好的祝愿，陪着女儿进了她那内房的后侧门。

穿着灰色干部制服的龙家贵，其实是在门边站着的。他让开一步，向进门的清芬伸出手去。两只手一触，温度悬殊，似乎都吓一跳，一闪就分开了。

“清芬病了，伯母，”家贵转向新植三婶说，“那我改天来吧。”

“不，我还能支持。请坐吧，龙四哥。”

新植三婶捻高了煤油灯的燎子，从个小瓶里倒了颗阿司匹灵递给清芬，看着她吞下；便说：“你们叙个衷曲吧，也算大难之后久别重逢啦。”她说了这句从戏曲唱本里残留下来的文话，便掀帘出外，还反手将门扇拉了一拉。

家贵斜坐在床沿上。清芬正坐在桌子边的板凳上，背靠着桌子，脸背着灯光。她不让家贵看她的脸相，并不是因为脸上正在发烧，而是她知道自己的弱点，爱哭。

家贵端起新植三婶给他冲泡的浓茶，抿了一口，开口了：“清芬，真苦了你。我听到你回来就来看你，这是三的回……”

清芬确实惊异：“哦，我妈没给我说哩！”

“先你在睡，后你在忙，是我叫不要打扰你。不过，总觉

得要亲见你一面，向你道个喜，说几句话，心里才踏实。……你这回这遭遇，也要算反动派造孽的一个典型事例啦。我想用你那苦难的历程，给你写首长篇叙事诗。”

清芬等到家贵话落了音，咂着嘴皮默了默，才说：“你来看我三回就是这两件事，除了道喜，就是做诗……没别的啦？”

“有，向你真心实意表明个态度。你前次信上提的那问题，我尊重你的意见，不勉强。我一向反对强迫包办，当然不能自家还来强人所难。特别是参加了革命，受了点革命教育……”

清芬鼻子里发出点似笑非笑的声音：“这我是半边诸葛亮，算着了的。”

“不，有点说明，绝不是你提那缘由。你提那点，什么染缸，那是以前提到小秋时一句玩笑话，你认真了。哪能有那种观点呢？我们要肃清一切封建残余意识……”

语意恳切，清芬有点激动：“哦，真的？”可她脑子里打了个回旋，“那么，你又咋不‘勉强’我呢？‘教育’一下不就得了？是……是我们没有感情，是不是？”她左手紧紧捏了一下，手心里有那两首《无题》。

家贵一声长叹：“唉，你不知道这些时候我处境的困难。小秋的老爹向魏若然控诉我，说我作风不正。我一家人，除了我二哥，通通反对我们这点关系——其实是没什么关系的关系。特别是我那小黄蜂三嫂舒秀英。她是小秋的堂姐姐。快坐月啦，还横冲直闯，把凌云都薅刨了一顿。晓不晓得凌云？就是你那飞表姐。你说她凶不凶！我说，你回来都要避

避她，谨防她当面侮辱你……你不忙打岔，等我说完。最重要的还是政治影响。我是干部，已经入了团，要尽量争取早日入党。那么一闹，你看我岂不……？”他摊摊右手掌，用眼神补足了下面的意思。

“好了好了，”清芬靠着桌沿的腰肢伸挺了一下，“我让位就是了。我倒不是怕什么黄蜂黑蜂。吃过黄莲才知道苦，我是可怜舒小秋。祝你们……”

家贵手掌一劈：“留言，天大的误会！我正是 要 赌 这口气，不算都不算！免得人说我是受了谁谁的迷。这也算给你洗刷……”

“噫呀，是这样？！”清芬心海深处一声叫。是惊是疑，是喜是恨，是感激还是鄙薄……无法分种定类的感情袭击着她，使她一时堕入了不知所措的境地。桔黄的灯光在化成漫天迷雾，她头昏脑胀起来。但一忽儿她又清醒了。有一件事极为明白。她把手里那张字纸抖开，随手一抛，“这东西还你。”

家贵捡起来，在灯下愣了愣；随即往玻璃灯罩上一放，一缕烟焰，立即成了飞灰。

清芬脸上泛起了惨白。

“那我走了，清芬同志。今后我们还一样是同志，是朋友。有事找我，我一定帮忙。你若愿意，还望提供我一点生活素材，写写东西……哦，还告诉你一个好消息，金如楠捉住了。明天大军下山押解他进城。我们安排把他在这里示一下众。看看他吧，那家伙在我们这里也要算一代权奸……”

清芬根本没听清家贵在说些什么。她指指自己太阳穴，

扬手做了个送客的姿势。客人出门，她想忍着眼泪挣扎回屋。可是，站起身来，只觉头重脚轻，不由自主地倒在了她母亲的床上，眼泪也夺眶而下。·听着她母亲还在门外和那人说话，她使劲叫了声“妈”。

其实没叫出声音来，清芬病了。

清芬病了。两母女都盼望那热情直爽乐于帮忙的凌表姐来帮扶一把。

可那小名“飞飞”、大名一个“云”字的凌表姐是个特号忙人。她父亲凌华山受了伤，她本想亲自照料一下。那平定了天池岭、继续往边区剿匪的部队首长，却要她带个精干的民兵小队，参加到岳志昌的武工队里，去帮助下工作。她父亲完全赞成。地方上也同意。这样，她就只是为了出发前必须做的选拔整装一类事务回黎阳屯住了一下。时间很短，三天。

当然，即使是三天，即使再忙，清芬是她到黎阳屯交上的第一个好朋友，大难之后又大病，要她不管不问，那是不可想象的。她回来不上一个钟头就到了集贤栈。可惜，那时清芬病正烧得迷迷糊糊，说不了话。新植三婶一见凌云就把女儿和龙家贵那点纠缠申述了一遍。凌云听罢，说：“算了！不算数就不算数，天又不会垮。等我给徐姐说，让清芬好了出来革命吧。不要专去想自家那些……”

凌云喊区长徐宛如叫“徐姐”，新植三婶要清芬喊的是“徐嬢嬢”。果然，就在当天夜晚，她不仅拉来了徐宛如；还通过徐宛如，把那在场上作具体工作的西进干部欧阳翠也拉

来了。徐宛如要欧阳翠把清芬先培养成为积极分子。欧阳翠在凌云面前举着手说：“你放心去，队长同志，完不成任务撤我的职！”

就这样，从病魔缠绕中挣扎过来的清芬，在走向新的途程时候，结识了那个生长在江南水乡，在部队当过文工团员，说起话来抑扬顿挫、官话带土话、浙音夹京白，热情豪爽不下于凌云的欧阳翠。就这样，半年以后，反霸运动展开，城里公审金如楠，黎阳乡去的苦主代表，带队的是金坡老汉和欧阳翠，上台控诉金如楠在家乡重大罪恶的，却是看起来还弱不禁风的清芬姑娘。她那番越说越不加修饰的控诉词，后来真是声泪俱下，使整个场子从鸦雀无声爆出了震天怒吼。

回去不久，在结合清匪反霸进行减租退押的时候，欧阳翠便以“有相当觉悟水平”和“算盘打得熟练”为理由，推荐清芬参加了工作。

人说，“金清芬是欧阳翠带出来的。”清芬说：“‘带’字还不够劲，是她‘硬拖’出来的。”

这话不假。凌云不在，徐宛如事忙，要不是欧阳翠那风风火火、“硬拉新人上轿”的作风，清芬在第一个“关口”上就可能缩将回去了。那时，她怕见龙家贵，更怕一些隐约听到而又无法深知的流言蜚语。一天，欧阳翠来叫她去区里参加关于《婚姻法》的学习和讨论，她怎么也不去。欧阳翠生气了，左手一叉腰，右手指上她的鼻子：“你真是个半封建！没出息！就记得刘文秀那宿命观点，怪自己没变个公的。像你这样子，变啥也不行！”“我不知道你那有什么了不

得！唯物一点，蚀了肉吗？”“什么龙呀虎的你怕，他又不咬人？”“俗话说扶猴子上得了树，扶狗上不了。我看你就不是猴子。”“你以为我找不到群众发动是不是？不是看在你凌表姐那位传奇人物的面下，我才不管你！”……她把她骂得眼泪花儿转的时候，又转口劝她：“小芬，青年人失个恋寻常事呀！谁包得找的那么准，一谈就成？”“罢了。你各自给我有说有笑，若无其事。该干什么各自干什么。”“见个面，打个堆，怕什么？讲官冕话，都在干革命工作，大家还是同志。讲个人的话，姑娘十八两的秤翘得高高的。你看不起我？我更看不起你！”……到头来，欧阳翠不仅把清芬拉了去；还来个绝招，竟在发言时候把她和家贵那点“秘情”作为什么“范例”公开了来；还说可以编个剧，叫《焚诗记》。

文工团员这一表演，缺德，不仅叫清芬只恨地下不裂缝，就是家贵也变脸失色，好像有千百个虱子在身上爬咬。然而那事后的效果却叫清芬意外地佩服。从那以后，她腰也直了，头也轻了。昂头过街，扬脸开会，根本不再觉着有谁在另眼相看，不再觉着有人在指戳背脊骨窃窃私语了。相反，倒博得不少人的同情。

欧阳翠第二次“硬拖”清芬，就是上讲演台那次了。清芬虽然口齿并不笨拙，却从没上台子当众讲话的经验，胆怯得很。欧阳翠事先带她在诉苦会上练嘴，有时要她随口说，有时要她写成稿子或提纲。认真时候，真像文工团里排节目，连字音、语调、表情等等都给点拨。练得差不多，时日也到了，清芬却不肯到城里那万目睽睽的公审大会上去“正式演出”。这回，欧阳翠从各方面对她施加“压力”，以致，从

区书杨明山、区长徐宛如那些头头到隔壁黄师傅娘那样的群众，从她金坡老祖到她母亲新植三婶，从同行的苦主代表到主持会场的公安局干部，都交口动员和鼓励，终于把她送上了控诉台台口。就是那一场动人心魄的控诉，名传县城；蒲江区委也才同意了欧阳翠给她的那头一句按语。

那是个关键。以后，在以乡为单位斗争镇压金文彬、在募集抗美援朝捐献、在办理减租退押进一步扩大农协等工作中，清芬又以她的表现和成绩入了青年团。

说“世道变定了，挨整受压的人都要翻身”，新植三婶纵然已经深信无疑，也万没料到自家女儿都会当上工作同志——就是干部。

谁说“福无双降”？新植三婶当前的境地，说是“三降”也不夸张。除了女儿那一飞腾，打下天池岭，行商走贩一多，她这客店子的生意也旺起来了。还有那些公家来的什么银行、贸易、粮食、税收，以及测路、防疫种种面面的工作人员，暂住的，长住而没房子需要租房办公的，不在龙华开的芸芸斋那面，就在她家这里。进进出出，门户增光不少。与此同时，新植三婶的社会地位也变了。那些在新政府新章法下面或惊或喜而又昏昏糊糊想摸点什么底实的人们，总尽量挨靠她们这种干部家属。如今的新植三婶，不管在柜房坐坐，或是在街上走走，单是那些喊叫招呼的，不说落魄时期，就比她丈夫在世时的极盛时代也要超过。当然，新植三婶自身也常有弄不清、把不准、忐忑不定的揪心事，但和从前那些担惊受怕相比，无非是惟恐月亮不太圆罢了。

新植三婶从来就是个知恩感恩的人。自家母女能有这么

个光景，忘不了三个人：凌云、徐宛如和欧阳翠。凌云带着一伙子参加剿匪一去不回来，她曾一再要清芬打听她们的去处，写个信好好感谢一下。对于凌云那当了三台村农协副主席的义母埡口二娘，关系本来就密切，如今更是尽可能照顾和帮扶。谈到徐宛如，新植三婶对她倒有点意见。尽管她有时也来坐坐谈谈，却拘礼，生分，比起她在狐仙庙的时候来，就像彼此间隔了点软玻璃似的。算来还是欧阳同志好，活活络络，随随便便；她学着些本地词儿：“伯母，我这人‘撒脱’，你只要不‘刁自’请客，我见啥吃啥；”进出就像一家人。当然她也有拘板地方，新植三婶总想送她点东西，她说什么也不要。“伯母，别说我们还是供给制，衣食住行公家包。就要花钱我也有要处。我父亲是个资本家哩，少说也有对门贸源号大。”

正像说“大恩不言报”一样，清芬对欧阳翠不提“谢”字。她只想搞个既不花多少钱又很有意义的纪念品送她。只是一时没想妥，也就没洩露那点心意。

二

参加工作以后，由于家近，清芬还住在自家屋里。她家这天井原来是个长方形。她那两个妈扯皮分居，在正中加上一道横墙，就成了两个小方。大妈死后，她妈妈放弃田产要房产，“一统天下”，墙还留着，只把那道已经用不着关闭的门去掉了门扇。清芬现在的房间，在外小方墙角上。本是这一边厢的两间小客房之一。后来，她母亲考虑到房门对着

天井，一个姑娘家住着到底不方便，就把隔壁一间也给了她；封了外门，转由隔壁间进出，成了个套间模样。清芬当上工作员，干部群众来来往往，外间就成了她的起坐间。当然，如果落店客人里有女客又挤不下的时候，也可以在那外间临时搭铺。

一个深冬的晴夜。清芬回来时候，一天冷露，月色如冰，前房后院已没有灯光影子。她刚开了那外房门的锁，才关上的临街大门上又有人敲响。从那调皮的敲法她就知道是欧阳翠。她回转堂屋去开开大门，笑道：“好不怪哟，刚分手你都没说要来。”

“我灵机一动就来了。有几句话说。你在会上听我讲的只是公开的一面。”

欧阳翠进城开团代会回来，刚才在区里向领导和同志们汇报大会的情况。

听得是欧阳翠的声音，才给女儿开门回去倒在床上的新植三婶又翻身起床，摸出侧门来了；在冷月清光里扣着衣服。

欧阳翠飞步过去：“不行，伯母，你得马上睡去，马上！我今夜是来和清芬打挤睡觉的。你起来我就只好陪你，这不是在收拾我吗？”

新植三婶说：“我有点事……”

“不是鸡毛夹火炭，有事也明天说。你伯母晓得我的脾气，你不去睡我就走……”欧阳翠扒住新植三婶两只肩膀扳了个车转，直往她屋里推去。

清芬回屋点上灯。掏掏火盆，里面只有一缕红灰和三几